

怡然



自得

黄剑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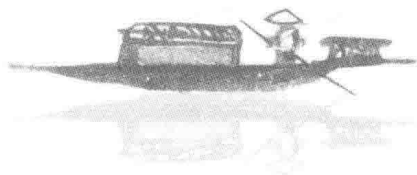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怡然

自得

怡然



自得

黄剑非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怡然自得 / 黄剑非著. —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684-0742-7

I. ①怡…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2168 号

怡然自得

Yiran Zide

著 者/黄剑非

责任编辑/汪亚洲 米小鸽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 (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 (传真)

网 址/<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镇江新民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镇江新民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8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98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742-7

定 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 (电话: 0511-84440882)

目 录

第一章	回乡路上	2
第二章	报到	8
	新的一天	9
	游武夷山	11
	快乐的女孩们	13
第三章	让人不安的电话	16
	公安局来了位大学生	18
第四章	邻家女孩(一)	22
	下乡	25
	瓜田李下	27
第五章	传家宝	30
	打字员	31
	擒贼	34
第六章	父母心	38
	哥们儿替你上	40
	一起去拜访	41
	找个女孩降住他	44
第七章	热闹的田野	48
	两位访客	50
	蹲点	52

第八章	村长的心病(一)	56
	夜色朦胧中	57
	情愫万千	58
	村长的心病(二)	60
	豁出老脸	62
	连窝端	63
第九章	高参的高论	66
	休息日	68
第十章	再难也要做	80
	随缘	82
	邻家女孩(二)	84
	传统小吃	88
第十一章	两个徐老师	92
	第一堂课	93
	向你赔礼	95
	夜深人静时	97
第十二章	有药可救	100
	抓赌	105
第十三章	试验小组	108
	熟人	109
	痴情女孩	110
	不是时候的时候	112
第十四章	一巴掌的事	118
	好妹妹	121
第十五章	母亲的故事	124



第十六章	送菌种下乡	128
	好男人到处有	129
	言而有信	131
	香菇试验	134
	都不怕吃苦	135
第十七章	劳师动众	140
	无事一身轻	143
	不解风情电话声	145
第十八章	彻底醒了	148
	我想讲个故事	151
	背后的眼睛	153
第十九章	菇棚建设	156
	遇上太多事	158
	感人的信	159
第二十章	在省城	164
	寄自本县的信	167
第二十一章	我来还手帕	174
	爆炸新闻	176
第二十二章	一场闹剧	184
	本身是个谜	188
第二十三章	心中的位置	192
	好感动	195
	一起面对	197
	对不起	198
第二十四章	滚下床就往菇场赶	202
	婚礼那天	204

第二十五章	感情债	208
第二十六章	太突然	214
	一个大惊喜	218
	舒心的日子	221
第二十七章	夫妻店	224
	神仙妹妹	225
	心有千千结	229
第二十八章	怦然心动	234
	就她了	236
第二十九章	村长第二	240
	不是滋味	242
	什么妹妹	244
第三十章	一百个理由	248
	请你安静点	251
第三十一章	万能胶	254
	等不起	256
第三十二章	我去看看他	260
	牵挂过你	261
	该来的	262
第三十三章	若干事	266
最后	二十年后	270
	怡然自得(歌曲)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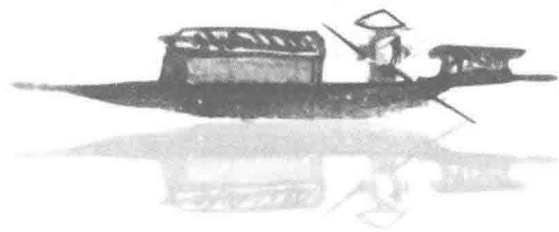


怡然

第一章

自得

张怡然是个勤奋刻苦的孩子，父亲是地地道道、忠厚老实的种田人，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耘着自家的土地。他有一句口头禅：宁愿低头求土，也不要仰面求人。



回乡路上

结束了，结束了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涯，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刻起，每个人都必须去掉学生的稚气，让自己变得成熟、稳重、有担当，为生活、为工作、为人生目标奔忙。这不，张怡然他们已打点好行装，踏上回家的路程。

那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一辆货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着。七月上旬天气十分炎热，不过敞篷货车快速开在满是绿色的山道上，是不会有渔船甲板那种烤鱼干似的热。几个年轻人站在车里，山风拂面，绿树连天，上车前汗流浹背的湿衣服很快烘干了。山区崎岖的公路上，天是那么蓝，山是那么青，水是那样的碧。他们时而在山顶鸟瞰山下；时而在深谷仰视苍山的劲松。道路旁时而是稻浪翻滚；时而是农家小舍，炊烟缭绕。他们上车前着急等车的不快全抛在脑后。

现在是下午两点，五个小时前张怡然一行四人还在省农大校门口等车，旅途虽然颠簸，对农村来的年轻孩子来说算不了什么，况且他们都顺利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文凭，心里很是踏实。

张怡然是个勤奋刻苦的孩子，父亲是地地道道、忠厚老实的种田人，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耘着自家的土地。他有一句口头禅：宁愿低头求土，也不要仰面求人。张怡然读书也是遵循父亲那低头求土的格言，他不羡慕别人的好父亲，一直刻苦努力，是老师喜欢、同学尊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今天他本来不想搭李自得父亲单位的便车，他不愿也不想和局长沾亲带故，更怕自己没有条件和机会还这个人情，只是因为受家乡最高学府第一中学徐泌人老师的托付。徐老师是他高中班主任，虽有些迂腐、清高，但教学认真严谨，是那种典型的事业型人物。他爱学生，常帮助困难同学，他爱学

校，把学校当家。他所带的班级每年录取率很高，小小县城里，他德高望重。

四年前他女儿徐文姿考入省师大；张怡然、李自得被农大植保专业录取；戴衡山进入了省公安专科学校。当时李自得差二十分，是他当局长的父亲在多方努力下获得一个委培指标。有关规定是：毕业后必须回委培单位就业。

徐老师结婚晚，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在家时百般呵护，万般宠爱，现在要去省城上大学是一百个不放心。这三个学生中，张怡然最值得信赖，临走时徐老师请他帮助照顾女儿。张怡然是农民的儿子，对这个从不势利，对同学一视同仁，而且在生活上给予过不少帮助的老师心怀感激，他感恩老师，满口应承。

徐文姿文静端庄，是继承父亲衣钵当老师的料。通过大学几年和张怡然的接触，很愿意走近他乃至接受他。每到寒暑假，她父亲过去的学生总会开车过来办事，顺便把她捎回县城，每逢机会，她是一定要把张怡然带上，不仅为张怡然省了排队买票的麻烦，又为手头拮据的他省了不少车费。

县城每年都有大学毕业生回乡就业。以前他们回家空着双手，简单自在。这次毕业，又是箱子，又是被盖，去车站很是不便，多亏李自得有个好爸爸，工作都能搞定，何况是车？早就安排好一部货车既进货又捎带来接他。李自得一直暗恋徐文姿，借坐车返乡大献殷勤，把本该自己坐的副驾驶让给她坐，并心甘情愿地让司机把戴衡山、张怡然两人捎上。张怡然本不太愿搭这样的顺风车，结果徐文姿跳下车要和张怡然共进退，他只好硬着头皮将行李扔上车。

离县城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坐在副驾上的徐文姿眼睛一直往前看，盯着那美不胜收的山区秀色，心里感慨万千地一次次发出“太美了”的惊叹！

张怡然本来是可以读研的，但他热爱这个地处武夷山西麓，有着山脉、丘陵及诸多河流且土地肥沃的农业小县。还有一个原因是家中弟弟妹妹在念书，经济上需要他的帮助，因而他毅然返乡就业。此时他正思索家里可能又开始双季稻收割和插秧工作了。

戴衡山一路兜风，很是惬意，竟不由自主地哼起来：“你不曾见过我，我不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比什么都快乐……”“你在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李自得平常就喜欢不干正事，又特别爱唱歌，更扯着那中气十足的喉咙放开了唱。前面副驾驶也用那圆润的女中音快乐地和

了起来。终于感染了张怡然这个不苟言笑的大男孩，他也放开了嗓子。顿时，歌声嘹亮，山谷回荡，每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左摇右摆，欲罢不能。突然，车猛烈地颠簸了一下，一个急刹车，歌声戛然而止，每个人都仿佛要把心脏弹出来。张怡然冷不防肩头撞在李自得胸口上。李自得手捂撞痛的胸口，双眼一瞪，声音高八度：“你怎么坐车的，不会坐车就别坐。”张怡然不声响，提起铺盖就往车下扔，一边厉声喊：“停车！停车！”戴衡山眼疾手快抢行李，“算了！算了！”不让张怡然再往车下扔箱子，但被子已经躺在公路上。

李自得原本只是被撞痛了说的气话，结果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不再作声。前面司机从反光镜看见车上扔行李，慢慢停车，跳下来，徐文姿也从副驾驶跳了下来。司机说：“对不起，刚才撞上块大石头！”顺手把被子往车上扔。徐文姿有点伤心，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脸朝李自得：“不就是搭个顺风车吗？有必要那么呵斥！”说话间，张怡然再次将行李扔下车。李自得脸上已经挂不住，心里也沮丧，嘴里不服软：“至于吗？”喊了一声“开车！”司机刘大叔解围，劝张怡然坐一段路再下：“这段路我熟，前面不远处有个站，这个时间也有回咱们县的车。”车启动约十分钟到一小站，停了下来，徐文姿看到张怡然头也不回地扛行李出站，本想再挽留他，看看他的脸色，眼里饱含泪水对着他：“你走了，到家我怎么搬行李？”没有回答！李自得平时特别计较，这时既狼狈又讨好：“到县城让司机把行李送你家去，我帮你搬。”“还有我。”戴衡山接嘴，其实他心里还在盘算，万一不行，还必须硬拉张怡然上车。

“我们都饿了，吃了饭再走，你们几个先去买饭，我去把车停好。”司机刘大叔说，刚走几步又反转身：“小李，有手纸吗？给我送过来，我上趟厕所。”李自得本来心里就烦，但碍于司机来接他，还是从裤兜里掏出些废纸送了过去。转身想走，刘大叔拉住他：“张怡然对司机不熟，我去帮他找车。”李自得脸阴转晴，低着涨红的脸，快步走向戴衡山两人。

刘大叔没走几步，老远就看见豆腐西施的车停在张怡然身边，这下心里踏实，赶紧去小饭店告诉大家张怡然运气好，坐上豆腐西施的车了。大家都松了口气。李自得也解开了父亲为什么那么信任刘大叔的谜团。

李自得要了三菜一汤款待大家，还特意夹了几片好肉给刘大叔。大家都不言语，只顾着往肚里填饭！

张怡然本来就不愿和局长儿子有瓜葛，这样也好，省得在饭桌上和他们搅成一气，一餐饭吃掉父亲上街卖一担菜的钱。他盘算着赶紧出站搭车，刚在树荫下站稳，豆腐西施就开着一辆特小两座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年轻女孩眼尖，小站旁是乡镇集市，车开得慢，一眼就认出人来。“老同学，你怎么会在这里下车？还有行李？快上我车吧！我这就回县城。”她不等张怡然回答就下了车，手脚麻利地帮他把行李塞上车，开车就走。

豆腐西施真名叫左右玉，她前面有两个哥哥，又来了一个女儿，觉得特别珍贵，取名叫有玉，可上户籍时又出了岔子，“有”被写成“右”，所以“左右玉”从此便成了她的尊姓大名。有点遗憾是，同学不买她父母的账，再加上她家世代做豆腐，下水道总有豆渣腐臭味，就给她起了个绰号“臭牛肉”。她也为这个绰号伤心过。有一次她回家问父亲：“三百六十行，哪一行不好，为什么你就偏偏做豆腐？”父亲很认真地：“豆腐好，是餐桌上的珍品，又环保又绿色，谁家少得了这个菜？名字也不过是人的符号，你不喜欢别人这么叫，难道就没有办法去改变？”

时间久了，也就坦然，无所谓怎么叫。

有一次同学又叫她绰号，她本来并不在意，只是想改变同学的习惯，故作生气地：“我没有名字吗？你这样贪嘴快活是不是很爽！谁家餐桌上的豆腐不是‘臭牛肉’们生产的。你们家不吃吗？要是也吃，为什么要这样臭了自己的嘴！”

那同学脸红一阵白一阵，好大一会儿，突然开口：“对不起，我伤害你了。这样吧！我再给你取一个绰号，算是向你赔礼道歉。”

“还取呀？一个‘臭牛肉’已经够我受的！”

“不，这个不一样。看你白白净净，人又漂亮，就叫你‘豆腐西施’好了！”

左右玉扑哧一笑：“嗯！这名字我喜欢！”

同学们也起哄，又是鼓掌，又是“豆腐西施”叫个不停。从此以后，这个名字代替了她的真名。

自从改革开放后，她家今非昔比。用祖传秘方产出的豆腐细嫩可口，凭着这手技能，她家承包豆腐社，父亲当上社长，还为她买了一部虽不是怎么名贵，但却是全县独一无二的私家车。

左右玉高中毕业后又因父亲期望，在工商局当上会计，现在水涨船高，

是名副其实的豆腐西施了。家里大小事都是她出头露脸操办。县城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她和车的情影。

其实左右玉高考只差二十分，补习一年也可能上大学。不过当时当地最时尚的是有工作。豆腐社是工商局的王牌，局里正好缺会计。左右玉啊，不！豆腐西施就顺理成章地走马上任了。她也是电大会计专业毕业，有大学文凭。

想起当年读书时，左右玉也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农村男孩。但自知不够格，只能远观。

今天张怡然机缘巧合地坐在身边，她确实有点心动，仔细想想觉得还是放下更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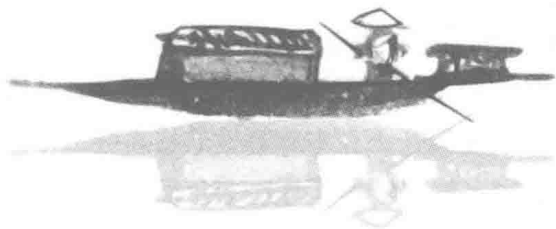
“还未吃饭吧？座位上有饼干，吃点充饥。”豆腐西施眼向前方对他说。“不，不要，我还是到县城再吃吧！”张怡然有点尴尬。“客气什么！”说完不由分说把一包饼干塞他手里。也真是饿了，他不再推辞。

怡然

第二章

自得

不一会儿就到了潭溪乡。走近时就会发现农户那简单的农舍小院周边满是果园、菜地和小小鱼塘，荷叶、莲花夹杂其中，不时传来夏天祥和的鸡鸣狗吠、鸟叫蝉鸣。大热天的，农民自然凉爽着装，或忙家务，或下地干活，生活简单而忙碌。



报到

货车到县城时，先送徐文姿到学校宿舍，徐老师早就在家门口翘首以盼。司机坐在树荫下，看他们几个毛手毛脚卸行李……

李自得虽是委培生，毕业后还是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在县某局的农技站。他吊儿郎当惯了，在心里划算，上班急什么？先玩个十天半月！

豆腐西施径直把车开进县里某局大门才停，两人正下车撤行李。局里有几个女孩凑在一起闲聊，打字员丁欢欣靠窗口，眼睛一直向在窗外扫射，她是八婆，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哇！哇！豆腐西施有男朋友啦！”出纳王歌颂接嘴：“不可能，她几斤几两全县早知道！”“是真的！不信你们看！”几个女孩同时探头看窗外。

“啊！我当是谁呀！那是新分到农技站的大学生。她没那么好命！”王歌颂继续说。

“你怎么知道？”

“我能不知道！再过几天发工资，我在花名册上看到的。还不只他一个呢！”

“那还有谁？谁？”几个女孩齐声问。

“不告诉你们，到时候不就知道了。”

两个人把行李放传达室，张怡然谢过豆腐西施，等车开走了，径直到二楼局长办公室报到。才上二楼，就见局长正在走廊等他。看看楼道上还站着两个女孩。看见局长，张怡然赶紧上前问好，同时递上介绍信：“这些是我的证件。”局长接过介绍信：“好，好！欢迎你！家乡需要你这样有知识、有志向的好青年。”略停顿，“档案早就到了，知道你很优秀。到农技站去吧！谢站长人很好，六十年代名牌大学毕业，是个农业专家。多向他学习实践知

识。”同时又让秘书帮助安排宿舍。

谢站长是六十年代农大毕业生，几十年同农民打交道，养成了和农民一样的生活作风。工作上严谨，技术上认真，生活上随意，说话直率，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种，看起来像农民不是农民，是干部不像干部。用当地的话说就是特别接地气。见张怡然来了，知道他家在西塘乡，便关心他，道：“先回家去帮帮忙吧！双抢时节家里缺人手。”

“不去了，弟弟妹妹暑假都在家。”

“那行，站里正好缺人手，明天我们下乡。”又吩咐他去熟悉一下生活环境，并去仓库领一辆自行车。

戴衡山回到家，因为父母在基层工作，很少碰面，习惯了和奶奶相处。所以进门就叫：“奶奶，我回来了。”不等奶奶回答，把行李向客厅一扔，坐上沙发倒头就睡。奶奶走过来，自言自语：“都这么大人了，一身汗臭味也不洗洗，沙发遭罪了。”

李自得在家也不知什么原因，母亲最疼他，好吃的好喝的就他有份。父亲常怼母亲惯坏他。这不，才到家里，母亲问：“什么时候上班去？”他说：“还早，先玩几天再说！”

母亲叹口气：“等你父亲回来管你！”

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开始了，以为八点钟才上班，张怡然多睡了会儿。正漱着口，只听“小张、小张！”循声望去是谢站长。一套蓝色工作服，袖子剪了，裤腿也剪了，头顶上草帽撕掉帽顶，一双解放鞋不拔后跟地踢踏着。张怡然一时有点懵，突然扑哧一笑：“站长，您这是？”站长很自然：“你年轻人不懂，下乡这种着装方便，凉快，防紫外线。”张怡然不好说什么，只是点点头表示认同。

站长从挎包掏出两个馒头：“还没吃吧？给。”张怡然接过馒头，匆匆推出自行车，嘴咬馒头跟在站长身后。